

饮水思源 怀念母亲张玉泉建筑师
温故知新 耕耘建筑黄土地五十年

Recollections of an Architect

191-1981
沈祖堯

费麟 著
《建筑创作》杂志社 承编



前言

Foreword

关于这本小册子，引出了下面的对话，就作为开场白吧！

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答：我是一名“匠人”，喝长江水长大的，祖籍苏州，生在广州，长在上海，落户北京。这注定了我的南腔北调。“建筑”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建筑师”不是个传统称呼。从我的实践看，因循古制，自称“匠人”为妥。

问：那你的称呼呢？

我姓费，名麟，字明威。姓名称呼虽然只是符号 (FEI LIN)，但每个字母所代表的含义，多少反映了我的个人特性：

F——Family，家庭观念较重；

E—Engineering，从事建筑工程设计；

I—Institute，一辈子没离开过学院和设计院；

L—Love，热爱生活，关爱建筑；

I—Integrity，正直，爱说实话；

N—Nature，一切顺其自然。

问：你是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特许)，为什么还自称“匠人”？

答：自古以来，中国有很辉煌的建筑成就，都是在皇权统治下，由“工匠”、“匠人”完成的。中国没有建筑师这个称呼，在中国人事制度技术职称一览中，只有“工程师”，没有“建筑师”。外国人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建筑

师”(Chief Architect), 可到中国人手中, 就翻译成“总设计师”(Chief Designer)了! 有一本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取名为《近代哲匠录》。清华建筑系是“拙匠之门”, 梁思成先生的论文集, 取名为《拙匠随笔》, 吴良镛先生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院60周年(1946—2006)出版的纪念册题字“匠人营国”。老师是匠人, 我当然是名副其实的匠人。

问: 对业外人士来说, 建筑师这个称谓不易被理解, 能否简单地描述一下?

答: 当然可以按我的理解来描述。

问: 那什么叫建筑?

答: 建筑是可感而无言的历史教科书。

问: 什么叫建筑学呢?

答: 这是一门艺术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学。

问: 建筑是艺术, 又如何理解?

答: 建筑是实用艺术, 无法追求纯粹与超然。

问: 建筑哲学是什么?

答: 归根结底是老子的名言: “凿户牖以为室, 当其无, 有室之用。”

问: 什么是建筑设计?

答: 建筑设计是集体创作实践, 没有指挥, 就会杂乱无章。

问: 那什么叫建筑师呢?

答: 建筑师是“建筑交响乐”的指挥和艺术指导。

问: 建筑师的生活有何特点?

答: 建筑师经过训练, 擅长求同存异; 乐见理想化为现实, 常因违心设计代人受过而烦恼。

问：什么是建筑师的特质？

答：建筑师爱好古今中外，难免孤芳自赏，贵有自知之明。

问：建筑师的教育有哪些？

答：三人行必有我师，学无止境；略有心得，就已到退休年龄。

问：建筑师要读哪些课本？

答：无字的为“现实生活”，有字的还数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听起来，老调重弹，想超越却难。

问：看得出，你对建筑还是很有感情的。那么你怎么会选择建筑学这门专业的呢？

答：这和家庭教育有关。我父母都是建筑师，1934年同时毕业于原中央大学建筑系。父亲费康和母亲张玉泉于1937年3月27日取得了建筑师的开业资格，并于1941年初在上海成立了“大地建筑师事务所”。由于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对建筑感兴趣，并喜欢画画。1953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从此开始了我的建筑生涯。

问：听说你的女儿也是学建筑的？

答：是的，有两个女儿都是注册建筑师。

问：那可以说是建筑世家了，三代人都是建筑师。

答：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和建筑有缘。

问：这次怎么想起要写这本书呢？

答：我已过古稀之年，去日苦多。当我回首往事时，百感交集。碌碌无为，匆匆而过，在平凡的经历中，度过悲欢离合，体会世态炎凉，经历风雨磨炼，饱尝人间沧桑。我从先辈处学到了很多哲理，从同龄人中找到了很多共鸣，在新生代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我产生了一种责任感，想在脑子还未痴呆前，赶紧把我的感受留下。这些都可以作为素材，为祖国大地的百花园添铲肥料。

问：为什么取名《匠人钩沉录》呢？是自传吗？

答：我是以匠人的身份来记录一些往事，只是一些片段。虽然是按我的成长顺序来记录，但不是自传，也谈不上回忆录。我选择了各个阶段，感受较深的人和事；前后并不连贯，也没有主次；想到就写，写到就止。就是利用这本册子，把沉睡已久的往事，勾引起来，“反刍”一下而已。这也算是温故知新了。

问：既然是钩沉录，总应有一条主线吧？不然会很散。

答：是的，当然不能开无轨。我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母爱”，另一条是“建筑”。这两条主线，往往又交织在一起，互相补充，互相衬托。

问：那采取的是什么表达方式呢？

答：考虑再三，还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夹叙夹议，以记录史实为主。

问：是否会涉及真人真事呢？

答：那是肯定的。根据需要，有的是真名，有的是用代号。我会选择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图稿、手迹、报刊新闻作为附图，加强可读性。

问：你打算何时付梓和大家见面呢？

答：2009年适逢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大学毕业50周年、亲爱的母亲离开我们5周年。这本册子，作为记录自己50年来的成长轨迹，献给父母在天之灵，献给亲人，献给老师学友和业内曾经关心、支持我的同事同行。

问：好！祝你一切顺利。采访就暂时到此结束。谢谢您！

目录

Content

启蒙篇 (1935—1945) 2

Childhood

1 寻根	My Hometown and My Family	4
2 缘分	My Parents	12
3 童趣	Joyful Years	22
4 弃家	Away From Home	26
5 孤岛	Shanghai Islet	34
6 大地	The Great Earth Architects and Pu Yuan	42
7 伤恸	Farewell to My Father	50
8 寒夜	First Trip to Suzhou	60
9 黎明	V-Day	66

成长篇 (1945—1966) 76

Youth

10 醒狮	Shanghai Nanyang Model High School	78
11 抉择	Making Choices	88
12 摆篮	Tsinghua University	106
13 思源	Learning	118
14 定位	Moulding	134
15 风雨	Storming Years	140
16 磨炼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50
17 挑担	Shouldering	156

迷茫篇 (1966—1976) 168

Mid-life

18 困惑	Confusion	170
19 混战	Turmoil	176
20 清队	Escape to Shanghai	182
21 学农	Jiang Xi Farm	190
22 战备	An Hui	200
23 援外	Shan Xi	206
24 脱产	New Tasks	212
25 剧变	The Open Door Policy	220

务实篇 (1976—2009) 230

Practice

26 归队	Back to Normal	232
27 培训	Training in Stuttgart	238
28 取经	Visiting Berlin	248
29 支柱	Pillars	260
30 合作	Joint Ventures	274
31 平台	A New Platform	286

静思篇 (2009—) 300

Reflections

32 责任	Responsibility	302
33 亲缘	My Relatives	320
34 思念	Remembrance	340

参考资料 360

References

后记	Afterword	362
----	-----------	-----

饮水思源 怀念母亲 张孟泉建筑师
温故知新 耕耘建筑黄土地五十年

Recollections of an Architect

忆人沟河记

费麟著
《建筑创作》杂志社承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匠人钩沉录 / 费麟著. — 天津 :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618-3773-3

I . ①匠… II . ①费… III .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435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欢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址 www.tjup.com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75mm × 245mm
印张 23.25
字数 482千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
定价 99.00元

5 孤岛 Shanghai Islet

大伯父无法带着一大家人远走，在这孤岛上，以民华电影公司为基地，做他想做的事。我们从香港折返上海后，就一直和他住在一起。爸爸妈妈较快地在法租界取得了实业部建筑科工业技师证书，开始承接一些小型的建筑设计装修任务。同时，又以考古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大伯父筹拍的《孔夫子》电影的一些具体工作。



6 大地 The Great Earth Architects and Pu Yuan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大地》，通过对中国农民的深刻描写，使该书获得很高的荣誉。妈妈看过此书，对作者很钦佩。上海虽沦为孤岛，生活艰辛，但是爸妈决定在此创业，成立了“大地建筑师事务所”，采用此书书名，取意“大地回春，气象万千”。当时在上海“蒲园”十二栋花园小住宅的设计竞赛中一举中标。



7 伤恸 Farewell to My Father

12月29日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大殓”追悼会。前一天，我们一家在大姐姐费明仪的陪同下去殡仪馆守灵。我看到爸爸的遗容，跟平时一样，分明在静静地睡觉。我偷偷靠近，在他冰冷的手臂上抬了一下，想叫醒他，别睡了、看我一眼吧！他没理我，他永远离开了我们。看着爸爸，我流泪了。



8 寒夜 First Trip to Suzhou

爸爸走得太突然了，没给我们留下遗言。后来，在整理遗物时，我发现在一黄皮小笔记本中，有几页用工整有力的铅笔行书写的警句：“弱冠之军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狮子般的体力 猴子般的敏捷 骆驼般的精神”、“锻炼个性以服务群众 努力现在以开拓将来”……这就是爸爸给子女们留下的无声遗训。



9 黎明 V-Day

这一时刻，让我想起来在那黑暗的岁月中，曾在陈汝衡伯伯家看到一本《推背图》，上面一幅太阳落山的画旁，配了一首诗：“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汨日已过。”不管是不是牵强附会的预言诗，1945年确实是鸡年（己酉年），日本太阳旗也确实在世界反战同盟的大海中沉没。

1 寻根

My Hometown and My Family

落叶归根，人之常情。我的根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妈妈在世时，我问过她，我们家有家谱吗？她说，费家没有，张家也没有。经过历年风雨春秋，特别经过“文革”动乱，人人自危，谁还敢保留这些封资修的“历史罪证”？

22年前的一天，二伯父费彝民来北京开人大常委会，我们应邀去北京饭店看望他。那次二伯母苏务滋、堂妹费斐都在场。二伯父时年已近80，精神还顶好。看见我和妈妈进屋，他起身迎接我们，紧握着我们的手，问寒问暖。透过那副金丝边的近视镜片，我看到他那红润动情的双眼。自从我父亲去世后，他和大伯父费穆一直对我们三房母子仨很关心。特别是他们去香港后，每年回大陆开会，工作再忙也要约我们见次面。每次见面总要留我们一起吃顿“家宴”。平时吃的油水少，能在北京饭店打一次“牙祭”可算是很幸运的了。可是，我的肠胃不争气，几乎每次回来，总要闹一次肚子，赶忙吃黄连素才了事。那次

见面，我插空问他有关费家的家史。为什么我们费家在苏州是弱枝，汪家是大族？为什么大伯父说我们的祖辈在浙江萧山？老家苏州还有一个堂号“费谦吉堂”？我们同辈按祖规，应是“明”字辈，为此给我取了一个别名“明威”，下一辈还有字号吗？他听后，笑笑说，说来话长，以后找个时间再详细谈吧！可是事与愿违，谁知那次见面竟然成为诀别之会。不久他就患病住院，不幸于1988年5月18日在香港病逝，享年80岁。事后，我一直责怪自己，为什么不早问他这段家史？我为这“慢半拍”的顽症，悔恨不已。

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费家和张家都是大家庭，我们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之间，无论堂、表，从小经常在一起打闹戏耍，亲密无间。大姐姐费明仪有一副好嗓子，弹得一手好钢琴。她兴致勃勃地教我唱《四郎探母》中的《坐宫怨》，还给我们弟妹排演歌剧。二姐姐费明修和我年纪相近，一起玩捉迷藏、官兵捉强盗、跳房子(跳格子)、养蚕宝宝。表哥张镇

一是四川人，教我骑自行车、下围棋、打乒乓球。他还喜欢带着弟妹一起摆龙门阵。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认不了！”对我来讲，应是“一代亲，二代密，三代四代忘不了！”

“家谱”是中国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现象，到我们这一代，已经很淡漠了。时代进步了，观念也有变化。今天要探究姓氏源流，也不过是一种好奇与乐趣。我想借此机会，将我记忆中有关费家和张家的琐事轶闻留下痕迹，作个纪念。

据说，“费”姓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156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07%。费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其河北、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省市多此姓，六省市费姓约占全国汉族费姓人口的85%。费姓读音不同，姓氏的来源也不同，大约有三种。音

“fèi”者，出自嬴姓。据《史记》等资料所载，伯益因居地在费，故又名大费，其次子若木以王文字为氏。音fěi(第三声)者出自姒姓。据《千家姓查源》和《梁相费讯碑》所载，春秋时鲁桓公之子季友为大夫，有功封费(故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70里之费城)，子孙以邑为氏。在上海读中小学时，同学叫我姓名时，费字就有两种音，“肥”和“斐”(均用沪音读)，我习惯听前者发音。后来有一次参观文房四宝展览，知道山东费县出现台，这费县的“费”就读“bì”音。我总想找机会去一下费县，追追费姓源流。

我的祖籍在江苏省吴县桃花坞，现在属于苏州地区，这里是春秋时期的吴越之地，有丰富的人文典故、历史名胜、文化遗产和独特魅力：苏州古城、江南水乡、虎丘名塔、玄妙观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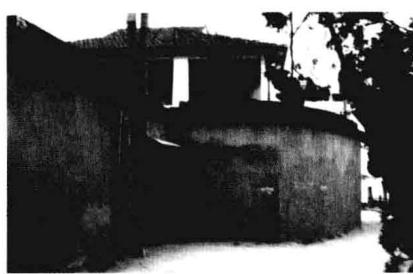
桃花坞大街

↓桃花坞新住宅街道小巷



桃花坞街景

↓桃花坞新住宅



灵岩山秀色、天平山湖景，还有婉转动听的苏州评弹，以及诱人的木渎麻饼、采芝斋松子糖等特产。盛誉天下的桃花坞刺绣和木刻，尤其是木版年画，更是中国一绝^[一]。可是，说来惭愧，我只去过六次。

第一次是1943年，由大伯父安排，我随妈妈和妹妹坐了船，陪着爸爸的灵柩，沿着苏州河，从上海去苏州横塘镇新落成的家庭墓地，为我祖父和爸爸举行下葬仪式。第二次是抗战胜利之后，随家人安葬祖母。第三次是1948年，四叔叔费泰和大舅母唐淑仪等去苏州扫墓，我随妈妈一起去。第四次去是1953年春，我即将高中毕业，利用寒假机会，在同班同学陆公望^[二]的热情陪同下，和同班同学梁支夏、石长和、陆振道一起去苏州旅游，当晚在陆公望的舅舅家下榻，他的舅母为我们一行四人准备了被褥和可口的晚餐，十分周到细致。第五次，于1985年陪妈妈到武汉，在妹妹费琪的工作单位地质学院宿舍住下，游览了黄鹤楼、东湖等地，接着一齐

冒雨去了庐山；然后分道扬镳，妹妹回武汉讲课，我陪妈妈南下，住在上海大伯母巫梅家。次日由堂弟费明熙、费明慈陪我们去苏州扫墓。最后一次在1995年我和妹妹先去上海，然后在堂弟陪同下，到苏州墓地，办了迁坟手续，陪爸爸的灵灰回到北京，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了却了妈妈长期牵挂着的一桩心愿。作为祖籍在苏州的我，能引起回忆的也就只有这六次故里之行。几次想再访桃花坞，都未如愿。

几经沧桑，目前我在苏州的老家桃花坞已无远亲了。费家的祖坟安葬在横塘镇卧牛山下，坟地由一家农户照管，我们习惯称之为“坟客”。1996年为父亲迁葬时，就是由一位老坟客的年轻后代陪同，他叫根水。我第一次与他见面，他请我们一行到他家小坐，热情地沏了一壶新茶。提起费家，他已经很生疏了，只是从小听父亲说起过，日子一久，也就淡忘了许多。

费家原本在浙江萧山，因战乱，迁到了苏州。我的曾祖父费访壻是当地一代名医，曾被聘为皇帝的御医。曾祖母叶氏有二子，长子费滋庵是我的大公公，也学到一手好医术。我小时扁桃腺容易发炎，大公公给我把脉开药。记得他有一秘方，是中药粉末，要把纸卷成细管，沾了药末，让妈妈向我嗓子眼儿吹喷。感觉很爽，嗓子立即不疼，一股清凉甘草味。大公公和大婆婆住在上海“大新坊”里弄内，下有三个女儿（费文筠、费文蔚、费文

[一] 桃花坞木版年画始于明代后期，盛于清代雍正、乾隆之后，技法以雕印套色为主，间以木版水印。早期年画还采用手绘方式，部分年画曾吸收西方明暗、透视等铜版画技法。年画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如历史、风景名胜、小说戏曲，生动明快，色彩艳丽。

[二] 陆公望的父亲是江南名画家和艺术教育家陆抑非（1908—1997），江苏常熟人，曾任中国美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西泠画院副院长，他擅长花鸟，尤以牡丹为长。作品有《花好月圆》、《春到农村》、《非翁画语录》等。2008年西泠印社出版了《陆抑非书法集》、《陆抑非精品集》和《陆抑非临摹写生稿》。陆公望是此书的特约编委。

爸爸费康和妈妈张玉泉（1938年）



萃), 我叫她们为大娘娘(同现代汉字“娘”, 音niāng, 上海话, 指姑姑)、二娘娘、三娘娘。我的祖父费子昭是曾祖父的次子, 他是铁路职工, 曾做过会计。祖母王淑芳是苏州人, 天性聪颖, 容貌秀丽。祖父和祖母成家后, 生有四子一女, 女儿不幸早已夭折, 曾祖父为他的四个孙子分别取了名字: 老大费穆, 字缉止, 号敬庐; 老二费秉, 字彝民; 老三费康, 字逵庄, 是我的父亲; 老四是费泰, 字旭东, 别名鲁依。祖父对他的孩子们管教很严、要求也高。我的父辈四兄弟在学校拿到成绩单或奖状时, 都不敢当着大家的面炫耀自己, 只是悄悄地放在祖父的桌上, 成为习惯。祖母酷爱干净整洁, 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打扫房间, 看见地上有纸屑, 就躬身捡起扔掉, 看到穿衣镜上有污渍, 就呵气把它揩净。她信佛, 在房间里供了一座观音菩萨



曾祖父费访壶

像, 每天敬香, 青烟袅袅。也许受祖母的影响, 父辈四兄弟都是京戏迷。大伯伯除了经常忙里偷闲陪她去黄金大戏院看戏, 自己还能唱老生。二伯伯也唱老生, 他还有一手绝招, 在看戏时, 能在节骨眼时一声叫“好”引起全场共鸣鼓掌。我爸爸唱小生, 曾经准

曾祖母费叶氏等三代合影





祖父费子昭



祖母王淑芳

备扮吕布，登台演唱“白门楼”。四叔叔唱花脸，并拉得一手好京胡，有时自拉自唱。在祖父母良好的家庭教育下，费家四兄弟孝顺父母，和睦相处，各有所长，德才互补，一致为外人称道，人称“费氏四杰”。

四兄弟曾有一张题为“酒色才

气”的合影。费穆拿一杯酒，代表文化。他是老大，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很早就业。他先是秉承父意，自1924年起就任盐城矿务局会计主任，四年后由北京调往天津任中法文书储蓄会文书主任。出于对文学、音乐、戏曲的兴趣，他自

穆秉康泰费氏四兄弟



[一] 费穆 (1906—1951)，中国著名电影、话剧导演。导演作品包括故事片《城市之夜》(1933)、《人生》、《香雪海》、《天伦》(罗明佑合作)、《狼山喋血记》(1936)、《联华交响曲(二)：春闺断梦》(1937)、《孔夫子》(1940)、《古中国之歌》(1941)、《世界儿女》(1941)、《洪宣娇》(1941)、《小城之春》(1948)，纪录片《北战场精忠录》(1937)，戏曲片《生死恨》，话剧《秋海棠》《浮生六记》等。他曾担任故事片《前台与后台》(1937)、戏曲片《斩经堂》(1937)的编剧。1948年赴香港，任职香港龙马影片公司，担任故事片《江湖儿女》(1952)出品人。

[二] 费彝民(1908—1988)，中国著名报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法文高等学校，1930年进天津《大公报》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任《大公报》驻沈阳通讯员，1932年任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法文翻译。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后任经理，1952—1988年任社长。历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外祖母傅宣云

学国文，并精通法、英、德语。由于长期在暗淡的光线下工作，视力受到严重损伤，左眼几乎完全失明。后来他争取到祖母的默许，改行进入影剧业，1930年应聘为华北电影公司编译主任，1932年自津回沪，成为联华影业公司导演，被誉为“诗人导演”^[一]。

外公张建贤



费彝民手执一朵花，代表社交。他先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后为“法新社”)当记者，后来成为一代报人^[二]。费康手托一枚钱币，代表才学。他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是德才双全的建筑师。费泰摆出做气功的样子，代表好运气。他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大学时代是学校足球代表队员。后来他参军抗日，曾随青年军到缅甸抗日。胜利后复员做生意，1948年赴香港，在香港龙马电影公司当导演。这张照片引起了我们晚辈的兴趣。有一年春节的年三十夜，全家团聚。在妈妈给她的曾孙们发了压岁钱后，大家突发奇想，也按照“酒色才气”摆POSE。我们兄弟姐妹这一辈、子女辈和孙辈分别拍了三张照，这样，算上我的父辈，四代人都沾上了“酒色才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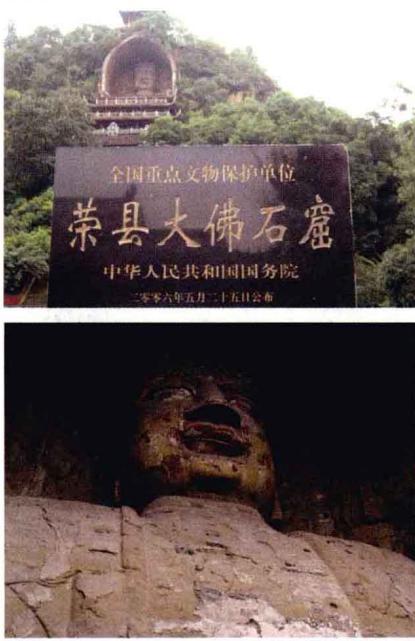
我的母系亲属张家也是一个大家

外婆黄润芬



庭。妈妈张玉泉的祖籍是四川省荣县，原籍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明末爆发农民起义，崇祯十三年(1640)时张献忠率部队突围进兵四川，在战乱中许多四川人被杀。后来清政府组织广东、江西、湖北等地老百姓迁居入川，张家祖先也随之来到荣县定居。荣县素有“荣虽山谷间，实为郡国一都会”的美誉。南宋诗人陆游赞其民风曰：“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1] 荣县有人文景观、自然风景名胜区数十处。荣县大佛建于唐代，佛高36.67米，与敞口石山大龛融为一体，是世界第三石刻大佛。我从来没去过荣县，妈妈自从1930年出川以后也未回过那里。听妈妈说，她的祖父张崇礼和外祖父黄老先生是同乡，两家祖辈都以农耕为生，张、黄二人自幼同窗，情同手足，长大各自成家。

荣县大佛



之后，于光绪年间结伴赶赴乡试(考举人)。临行前，两家夫人同时怀有身孕，二人便指腹为婚，相互约定，待下辈出生之后，若是同性，则结拜金兰；若是异性，则结为夫妻。二人一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相互切磋，准备应试。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张宗礼中途不幸患重病，不能继续赴考，遂将自己精心准备的应考笔记交给好友，祝愿黄老先生能中举。张宗礼不久即病重辞世，黄老先生不负众望，如期中举。此时，张宗礼的妻子傅宣云已生一男孩，取名张建贤，即我的外公。黄老先生得了一位千金，取名黄润芬，即我的外婆。张家自张宗礼去世后，家境日衰；而黄家自黄老先生中举后，兴旺发达。由于张、黄两家联姻看起来不够门当户对，黄家夫人想毁婚，但黄老先生坚决不同意，为了有信于亡友，将张建贤接到他办的书院读书。我的外公与外婆从小同窗共读，青梅竹马，成人后，按父辈的诺言，喜结良缘。这段历史在当地一直传为佳话。我的外婆虽是贤妻良母，但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较早，在县里带头“放小脚”、“剪辫子”，成为荣县第一个女子中学的第一位校长，县里乡亲尊称她为“张校长”。外公、外婆都热心教育事业，在荣县办学三十多年，四川省教育厅曾赠送他们“诲人不倦”的匾额以示表彰。由于辛劳成疾，外公、外婆相继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享年分别为46岁和48岁。

妈妈13岁丧父，15岁丧母，16岁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诗人，有《剑南诗稿》《放翁词》传世。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后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通判，官至宝章阁待制。宋淳熙元年(1174)冬任荣州刺史至次年正月初十，历时70天。晚年退居家乡。《入荣州境》写于其荣州任上，全诗如下：“一起一伏黄茅冈，崔嵬破丘狐兔藏。炯炯寒日清无光，单单终日行羊肠。村落聚看如惊獐，亦有银钗伏短墙。黄旗翻翻鼓其镗，画角鸣咽吹斜阳。长筒吸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旁。渺然孤城天一方，传者或云古夜郎，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闭合扫地焚清香，老人处处是道场。”